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每逢星期六發行

全年五十二期
連郵費一圓五角
國外四圓
零售每份三分二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十四日出版

生活

民國十四年創始

編行者
生活週刊社
上海華龍路環龍路口
電話 八四八一九

[illegible]

第四卷　第二十期

小言論

死後如何？

韜奮

法國的福煦上將於三月二十日逝世，上期本刊秋　君曾有一文略述其生平，想讀者諸君均已見過．據巴黎傳來消息，福煦於三月二十六日出殯，那天上午八時，羣衆即紛集於聖母大教堂廣場，及福煦殯車所過之一路．大教堂北塔之鐘亦開始鏗鳴，十時十五分，殯車離堂，全城靜默，喧嘩的巴黎竟霎時化為寂靜之城，各商店銀行均閉門停市，沿途含悲致敬者不下二百萬人，老將霞飛亦由人扶掖參加殯禮，其靜穆悲壯為何如！據二十五日巴黎警察所報告，二十四日排班經過福煦上將之屍側瞻仰遺容而致敬憑弔者共三十五萬人，約七十五萬人不能擠入．二十五日早晨六時即有人成排入聖母大教堂，走過棺側瞻仰致敬，每小時約有五萬人．各協約國均派重要代表送喪，英太子由倫敦趕到巴黎送喪，送後即乘飛機趕回倫敦．又據華盛頓傳來消息，美國各兵站是日自黎明起至日落止，每半小時輒鳴砲二十一響，以示美國陸軍對於福煦上將之敬意．福煦以七十八歲退職閒散的老翁，逝世後貽本國民衆如此之哀思，獲國際人士如此之悼惜，其故安在？則請聽聽法國總理普恩賚在福煦墓前所致的悼詞：

『福煦上將為國供役，不抱野心；盡其職務，不欲報酬．吾人對此為法蘭西服務，為人類服務，精神永遠存在的偉人遺骸，敬謹鞠躬致敬．』

福煦救法國於危急之秋，使大戰得從早結束，功成之後，守分儉約，但知為國服務，不知有私人權利之爭，其感人者即在於此．我們這樣鄭重的敘述他的身後哀榮，並不是說他對於我們的中國有何貢獻，更不是存心恭維和我們不相干的別國的軍人，我們所要十分鄭重引出而希望同志們能加以特別注意的，是只知赤心忠良為國為羣而不知有私人權利之爭的精神．

美國林肯於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夜被刺，全國人民，無論是他平日的好友，或是他平日的政敵，無不為之震悼下淚．什麼緣故？因為人人念他只知為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絲毫沒有顧到他個人的權利，不能自禁的被他那樣偉大的精神所感動．我國的孫中山先生於一九二五年（即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病逝於北平，全國亦為之泫然傷悼．什麼緣故？也因為人人念他只知為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絲毫沒有顧到他個人的權利，不能自禁的被他那樣偉大的精神所感動．一個人價值之大小，視其為羣服務精神之大小為斷．

人壽幾何，終須一死，那些只知括地皮，爭權利，置國家安危於不顧的壞坯，活的時候使人怨憤，供人臭罵，死了之後使人快意，留人痛恨，何苦來！何苦來！

本期目次

小言論 死後如何？ 韜奮
中國人在電報學上的空前大發明 心水
鞋匠師傅做了總統的顧問 秋月
大眾學校的當代文豪 落霞
墨索利尼還可如何！ 溶風
印度 戲程
六十三歲不像老太婆 孤峰
望塵莫及的溫厚與咬（美國通訊） 李公樸
十一個義父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 編者
婚姻 鄒恩潤譯述
讀者信箱 緊逼購際已有半年的問題 心慌意亂 王桃華女士

中國人在電報學上的空前大發明

心水

有驚人的成績及動人的經歷
是國家的榮譽
在本刊爲第一次的公布

我們常覺得我國人在近世科學發明方面太落人後，所以聽見國人對於這一方面有了什麼貢獻，便非常的高興．四月三日下午五點鐘的時候，據一位老朋友告訴我說，有一位夏炎君和他的同學張其濬君最近在電報學上有了一種空前的發明，能用最簡單的機械，於最短時間內，把在甲地所寫的字句或所攝的相片，由無線電或有線電傳遞到乙地，字跡和背影都可以完全一樣．記者打聽了他們的地址是在上海西摩路二百三十號，就馬上趕到那個地方去訪問這兩位中國的發明家，探悉此事的究竟．

天籟

記者於六時找到那個地方，看見他們的屋子是一所很平常的住宅，夏張兩君適因事出外未返，先由夏張的同志曹子謙君（安徽人，法國都魯士化學院化學工程師）引入客堂後的一個小小試驗室，把新發明的電報機試驗給我看，我環顧試驗室中設備很簡單，其較爲重要者即兩個小小的電力發動機，一架簡小玲瓏的發報機與一架一樣小的收報機，（該機只有尋常英文打字機那麼大，可以隨手挈着走的，）此外還有五六個十幾歲或二十歲左右的助手學生．我所以提出『設備很簡單』的一點，因爲這一點便是夏張兩君所發明的電報機最大優點之一．

這個新發明的電報機不但機械的設備很簡單，用時的手續也很簡單．曹君把一張用中國墨寫過五六行字句的連史紙，濕以所發明的化學品藥水，捲在一個金屬小圓筒上，在平常日光之下須三四分鐘能乾，在電光下只須一二分鐘即乾，乾後字即顯露於此圓筒上，然後套於一個小小的發報機上．收報機上也用一個小圓筒，只須用平常的空白中國紙一張，（什麼中國紙都可用，這也是兩君費了許多苦工達到可用國貨的目的．）濕以所發明的藥水，捲上圓筒．兩架機上電流一通，收報機小圓筒上之空白紙上即顯露對方傳來的字迹，絲毫不差，如對方傳來者爲背影，則此紙上亦爲相同的背影．

這種發明的電報機將來普遍實用之後，不但速率可較尋常的電報加快三四倍，而且雙方都不必譯成號碼，接到的時候好像拆開一封對方親筆寫的信一樣，豈不是爲電報學上開一個新紀元嗎？而這種新紀元是我們中國人開的，

> 革命之有破壞，與革命之有建設，固相因而至，相輔而行者也．今於革命破壞之後，而不開革命建設之始，是無革命之建設矣……
>
> 孫中山先生說的

停一會兒夏張兩君一同回來了，我便承他們引入他們書房裏去詳談一番，八時始別，他告訴我關於新發明的電報機之構造及原理都簡單，（這不是說容易，是他們用盡心血把複雜弄成簡單的，所以可貴，）不過諸位未曾親身看過這種發明的試驗，記者若離開機械而憑空的說，也許使諸位聽了乏味，所以我不想在這篇短文裏報告什麼構造和原理，却要談談夏張兩君對此發明含辛茹苦而動人的經歷．（上海時事新報定於四月十五日起，每逢星期一發行『無線電週刊』，已聘定夏君主持該刊編輯，關於該機構造及原理，也許夏君要在該刊露佈．）

夏炎君湖南人，留學法國巴黎高等電機學校畢業，在法國留學時，和

濟案慘痛
同胞勿忘

他的同校同學張其濬君(安徽人)都有志改良中國的電報事業，而下深切研究的工夫．夏君於一九二二年回國，任交通部工程師職務，一九二五年往巴黎出席電政會議，見法國人有工程師名卜蘭氏Belin者，雖有相似之發明，然機械非常複雜累贅，非大規模之設備莫辦，僅僅裝設報機，須四個月工夫，用時手續又極繁，非用彼所特備之紙及格式以及其他繁屑之手續，不能應用，而且收發均須專家料理，因此雖略有成就，而成本昂貴，(一機之設備須三四萬元，兩君所發明者只須千餘元)應用不便，歐洲各國均未採用．夏君復往美國調查此項發明事業，見美國所犯的毛病亦與法國同，而且傳達後之底子須用攝影法，須於暗室用藥水洗過，如洗得不清楚，即前功盡棄，因成本昂貴，手續不便，故僅用於特別事情，如總統受職時之攝影或巴黎時裝學事，於普通人民的實用方面仍無關係．夏君於一九二七年由美回國，時張君亦於一九二五年由法國回國，兩君仍繼續盡瘁於此事之研究，以為欲使此事有成，須合於下列原則：(一)手續簡單，(二)成本便宜，(三)設備輕便，(四)普通一般人都可用，都能用．

西文打電報用字母，中文打電報則用號碼，四個號碼纔譯成一字，所以速率更慢，平常電報一分鐘只能打二十個字，夏張兩君曾設法能使一分鐘可打三百八十字，獻議於交通部，交通部不注意，說你們仍是用號碼，不過快些罷了，要末須設法不用號碼而能傳達字句，纔算進步．他們是憚於更改而這樣的推托，但不特不使兩君灰心，更激動了他們設法傳達字句的研究．

科學的研究試驗是要用錢的，即如上面所說的那位法國工程師卜蘭氏，他原是一位攝影師，因動了一點新念頭，法國政府竟大加資助鼓勵，給他用了二三百萬圓，到一九二五年已研究了十四年的工夫，在一九二二年的時候尚毫無結果，到一九二五年纔有上面所說的那樣笨重不切實用的結果．但是這種資助能否望諸我國？所以兩君向當道有所呼籲，誰來注意他們？但是他們仍不因此灰心，彼此湊齊了數百圓，竟埋頭試驗起來，寢食俱廢．但有限的錢不久即空，又陷困境，幸有幾位朋友看見他們這樣艱苦奮鬥，分頭設法了數千元，(至今用去約七八千圓)讓他們繼續下去，在最近八個月中的積極邁進，寢食不安的向前幹，竟發明了現在的成績，兩君還不自滿，尚在繼續的試驗研究．

七八千圓比法國政府給卜蘭氏的二三百萬圓怎樣？八個月比卜蘭氏的十四年怎樣？但是我國國家對於發明天才之獎進又怎樣？我們言念及此，真是感喟無窮．

夏君現年纔三十六歲，張君現年纔二十九歲，我們用十二分的誠意敬祝他們為國努力，前程無量．

十八，四，三，晚十一時．

記者與兩君握別時未向兩君索肖影，備與此文同時登出，詎兩君一時無相片，殊以為憾，俟將來有時當再補刊．

鞋匠師傅做了總統的顧問

秋月

當美國前總統柯立芝在任的時候，在白宮來往的人裏面，有一位是鞋匠師傅同時是柯氏最敬重的顧問，他名叫詹姆斯James，姓露塞Lucey，是麻省諾省頓地方的人 Northampton, Mass. 今年高壽已七十三歲了．柯氏自己告人說他青年時代很受他老先生德性的薰陶，當他在恩合斯德大學Amherst做學生的時候，有空時常順便踱入他的鞋店去暢談，很佩服他老人家的人生觀，後來柯立芝做副總統的時候，懷念這位老顧問的厚惠，請他到京城華盛頓來逛逛．這位顧問卻許久未曾去，他對人說，我不願意人家以為我去謀什麼官做．後來柯氏升了大總統，又很誠懇的請他到白宮裏去逛逛，並且於耶蘇聖誕節送他一盒極好的雪茄烟，

露塞

柯立芝

他覺得盛意難却，就特爲跑到華盛頓來謝謝柯氏的厚誼．本文所附的照片就是他這次來看柯氏後離白宮時攝的．他從未到過京城，這次来了參觀之後卽回故鄉，他覺得他的職業很高尙，他覺得他的人生很舒適，他這次來是爲了柯氏的友誼，不是因爲他做了總統．華盛頓新聞界有許多記者覺得此事很有趣，紛紛來投謁，他一槪婉謝，據說不願在報上出風頭．

他寫給柯氏的信裏面有幾句這樣的話：『你不要過於勞苦，別人處你的地位在身體方面所得的什麼結果，你不可不想想，你要保護你的健康．』柯氏也常常和他通信，有一次的信裏有這幾句話：『我若是沒有你，不會到今天的地位．我望你不要工作過多，你一向勤敬到了這樣的年紀，在理是應該享享福的．』

我們於此至少有兩種感觸：第一柯氏不忘舊誼之可風，常人在地位上自以爲得意時，對昔時的朋友往往反眼若不相識，那裏還認得什麼鞋匠師傅做顧問？第二是這位鞋匠師傅大有諸葛孔明澹泊明志的氣槪，也是很難能可貴的．

大罵學校的當代文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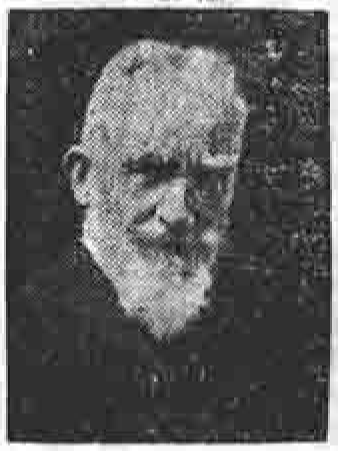
落霞

英國的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是世界一位很著名的文學家，常能本他冷眼的觀察，發出驚人的議論，最近有一位女記者見着他，這樣的問他道：『假使你現在能夠重複過你小時的學校生活，你肯從新進學校去過那同樣的學校生活嗎？』

這個文學界的怪傑聽了反詰她道：『你想一個人被法庭定了罪去做苦工，做了之後再肯重做一番嗎？』那位女記者倒被他問得發呆！他繼續的說，凡是愛學校的兒童，都是那些怕父母比怕教師還要利害的兒童．講到他自己呢，他老實宣言，他在學校時候是用堅決的怠惰來救了他的腦子，未致破壞！他說他絕對不肯死記那些只備應考的東西．他又繼續的說，他急欲保全他的腦子的本能，使他在學校裏上地理課的時候，在翻開的地理教科書下面放着一本小說偸看．

那位女記者聽他這樣把學校痛罵一頓之後，接着問道：『近世學校對於兒童方面的自由，是否比從前那樣訓練好些？』

蕭伯納



蕭伯納答道：『這我却不知道．不過在我從前所進的學校裏，既無所謂自由，也無所謂訓練．他們只叫你死讀他們所敎的書，只叫你靜坐，倘若你不照他們的話做，他們就打你幾下，强迫你那樣做！』

那位女記者不因他的痛罵而有所畏却，臨走的時候還問一句：『照你看起來，現在國家費了許多錢實施敎育，能希望得着什麼結果？』他答道：『照現在的情形，所能希望得着的結果是道德的和智慧的萎靡不振，加上文字上及言語上的鄙陋盲塞！要實施一種合理的，眞誠的，切合實用的敎育制度，也許在一二代之後，能希望全國受得眞正的敎育．』

我介紹蕭伯納這一番議論，決不是勸做學生的人做什麼『堅決的怠惰』，也不是勸他們做什麼『在翻開的地理敎科書下面放着一本小說偸看』，是要喚起做家長的，做學校當局及敎師的，以及做青年的人，要注意天才，要注意所學的是能合於青年的個性，不要糊塗，不要蠻幹．蕭伯納自己恨極了那些破壞人家腦子的學校，所以很偏激的說他自己在校裏堅決的怠惰，其實他無時不在那裏留心他自己的天性，留心他自己的天才，他的偸看小說是含有意味的，是自己知道天才是在文學界的，不是偸懶的事情，不然，也就糊裏糊塗的過日子，那裏想得到什麼『保存他的腦子』呢？所以他的『堅決的怠惰』是指不肯讀死書方面講，他的精力是另有所注的，天下決沒有眞正怠惰而能成功的人．

我們自己要常常留心默察我們的特長和特殊的興趣，朝着這個方向準備修養，尋覓機會作盡量的發展，各盡天賦，希望對社會有最大的貢獻——各人天賦範圍內的最大貢獻．

這不僅是在求學時代應該如此，一個人的一生是天天在進步的路上向前走的，所以就是在社會上做事的人，就是有了多少成功的人，

一面做事，一面還是要修養的，還是要常常增高自己的智識的，不然，便要做時代的落伍者，就好像停了機的壞了的機器一樣。

　蕭伯納還有一句驚人的話，他說『一個人過了四十歲都是無用的』。有人批評他說，蕭伯納自己現在已活到七十三歲了，照他的說法，他自己在過去的三十年中豈不是虛度了嗎？但是我們聽說他却仍是活潑潑的，仍是很健旺的，筆健，腦健，身健，好劇本仍是源源不斷的寫了出來。講到他的身體，看上去好像是練好來比賽體格似的，他不但在心智方面有繼續的良好訓練，因此有了『老當益壯』的趨勢，就是體格方面也有繼續的良好訓練，因此也有『老當益壯』的氣概。所以著作家霍普卿斯K. Thurston Hopkins 曾經說過，蕭伯納參加公開辯論的時候，他那樣精神飽滿，持久不懈的精力，已使人覺得他已勝人一籌。

　這樣一來，他雖到了七十三歲，還是很有用的，還是很有貢獻於社會的，這就在乎他的繼續不斷的進步，就在乎他年雖老而精神不老能力不老的緣故。像尋常的人，不求進步的人，過了四十歲就說他無用，似乎並不算冤枉，因為你看平日不求進步而過了四十歲的人，他的思想是何等的頑固，他的行為是何等的頑固！他的頑固不但害了自己而且阻礙社會進化是何等的可恨！但是他的頑固，他的無用，不是到了四十歲並非一朝一夕造成的，是在平日，是在四十歲以前的許多平日，不求進步而使然的。所以

　我們大家要記着：一個人的一生是天天在進步的路上向前走的。

墨索利尼無可如何！

清風

　意大利的『狄克推多』（參看文末編者附註）墨索利尼 Mussolini 統率汎繁黨主持意大利國政，握無上的大權，雷厲風行，莫敢誰何。他曾明白宣言，有那家報館作反對該黨言論的立即封閉，有那個國民敢作反對該黨言論的，立即拘拿嚴辦。並說現在意大利只有他一人能主持國政，接他手的人此時還未產生出來。他那樣叱咤風雲，不可一世之概，可以想見。

　但最近却發生一件使他無可如何的事情。在美國紐約有個剪髮師傅名叫薛西利亞的 Saverio D. Sicilia，面孔身段生得和墨索利尼一色一樣，他首裝他演說的臉調神氣，大攝其影，各西報及雜誌刊物上大登而特登。老墨看了覺得有損他的尊嚴，大不高興，而在紐約的意大利領事覺得這件事又不好提出什麼外交上的正式交涉，乃由副領事嘉佛勒道西 Signor Cavaradossi 親訪這位剪髮師傅，說首相墨索利尼不喜歡在美國有人像他的面孔，叫他以後不要再瞎吹，大有恐嚇的意味。這位剪髮師傅却現出一副尷尬的面孔回答他道：『這有什麼！我知道墨索利尼是當今一個偉大的人物，而且我個人也很佩服他，但造物硬使我這副面孔像起偉人的面孔來，這難道是我的錯處嗎？』

裝墨索利尼演說臉調逼肖的薛西利亞

　事後這個剪髮師傅到底有點心虛，恐怕要弄出什麼亂子來。他的許多同事及朋友却都對他說：『你怕什麼？你現在已是美國的國民，有美國保護你，你高興多攝幾張神氣活現的相片，有誰敢來干涉你？』他聽了也就為之氣壯，而不可一世的墨索利尼究竟也無可如何！

　有了強有力的國家保護，一個剪髮師傅可與一個國的首相抗顏而對方無可如何，回想我國蔡公時以堂堂的外交官吏，只得受他國人在本國境內任意殘殺，而無可如何，能不痛心！

編者附註

　『狄克推多』英文原文為 Dictator，本為官職名，或譯為總指揮官，昔當羅馬共和時代，凡國家危急之際則設之，有最高之權力，但不干涉財政。現在普通用起來，指在一國中有無上威權而一切獨攬的專政者。

印度

畢雲程

昨晚上海青年會聚餐會，由新自印度歸來之沈天穎君演說，其所述印度情形，至足發人深省，特記之如下(以下均沈君演辭)：

此次赴印係代表中國青年會全國協會，出席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印居留二月，參觀大學三十餘處，演說約七十次，開會地點在邁埃沙，該地為一印度會長所統治，地方清潔，街道寬闊，樹木茂盛，全城頗似一大花園，市政設備亦極完全，可稱為印度之一模範城．所以在該地開會之原因，在表示印度人之自治能力並不遜於他人．到會代表共二十七國，八十餘人，美國代表最多，為七人，其次英國代表六人，中國代表五人，居第三．印人對於中國代表特別歡迎，因印度尚在英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而中國國民革命已告初步成功，故印人對於中國代表不但熱切歡迎，且殷勤詢問中國革命情形，及革命成功原因．惟中國代表頗遭英國人之忌，常有暗探追隨，無論

六十三歲不像老太婆

孤峯

附圖所示是六十三歲的賀珀夫人 Edna Wallace Hopper．但是誰看得出她是六十三歲？她雖然到了六十三歲，卻有十八歲的苗條身材，二十歲的嬌媚嬈容，在我國人說起來，也許要叫一聲『老妖精』！有人問她有什麼秘訣，她說只要個個婦女能

六十三歲時的賀珀夫人

照她注意愛護身心的有恆的方法，個個都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並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訣．她說在心理方面要常使欣悅愉快，不要賭愁多慮．食量雖依各人體內需要而異，但最忌吃得過飽，有許多人好像在一餐裏要把一個月的食糧一口吞盡似的，最不相宜；在食糧內須注意多吃青菜及水果．講到運動，她更是特別的注重．她說：『不常加油的機器是要生銹的；我們的筋肉倘然不用，也有相類的弊病．所以我極力主張我們天天要有有系統的和用氣力的運動．有許多婦女以為只要多走走路散散步就夠了．多出去散步，使我們跑到戶外的無塵空氣中及日光中，由此能激進我們血液的循環，當然有很大的利益；而且倘作激烈的步行，能使雜念盡消，不容悲愁之念存在，利益更大．但欲使腰際曲美，腿部圓滿而微曲，胸部圓滿而穩定，便須要於步行之外，還要被有系統，較用氣力練習的日常運動．』此外她以為也要以特別注意的是洗浴與睡眠．她以為每日至少須洗浴一次．睡中須萬慮盡消，一點不想什麼．我們白天做了一天的工作，晚間睡眠是身心休養的最重要的方法，但有許多人一夜睛轉念頭，好像在睡中也做了一天很辛苦的工作，這樣到第二天早晨起來的時候那裏還能活潑愉快？一個嬰兒清晨醒來的時候，他的面孔好像一朵鮮花．什麼緣故？這就是因為他的腦子未曾破壞他一夜的安眠．

六十三歲正在運動時的賀珀夫人

講話演說，均不能暢所欲言；在一般印人聽之，都以爲中國代表之說話太和平，而英國人則又以爲太激烈．印人遇見中國代表，除熱心詢問中國革命情形外，常喜提及亞洲民族同盟，該會在下半年亦將在印度開會，中國代表恆告以在亞洲民族中亦有帝國主義者，而白種民族中亦有被壓迫階級，請其注意．

民生

關於印度情形，先談民生問題．印度人之生活非常困難，全印度三萬萬人，據調查統計，每日不能得一飽餐者佔百分之二十五，即七千五百萬人．其原因在於印度工業尚未發達，除孟買一處有工廠外，其他各城均無新式工業，全國工人甚少．向來依手紡織工業生活者爲數甚衆，都因受英國機器紡織業之壓迫而失業．在印時適喀爾克太開一巨大之物產展覽會，其規模較之再國上海之中華國貨展覽會爲巨，然而陳列物品除極少數之鐵工製造品外，最大多數爲農產品．故印度道路交通雖極發達，然以新式工業太幼稚，生產力太薄弱，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印人中雖不乏大資本家，然多存欵於英人所設銀行，因彼等無專門知識，不知利用資本經營巨大之新式工業．此爲印人民生問題之大概情形．

教育

次談教育問題．印人不但窮乏，而且缺少知識．全印人民都偏重玄想而不注意實用，英國人即利用此弱點，其辦教育事業亦祇有畸形的發展．全國大學甚多，計有四十餘所，而中小學甚少．大學中課程亦偏重文學哲學，而缺少實用科學．即著名印度詩哲泰谷兒創設之國際大學，亦有同樣弊病，其課程祇有文學，哲學，文藝，美術，全校不但無各種科學之試驗室，且無教室，除一圖書館外，上課均在樹林之中．印度學生因偏於玄想，缺乏實用科學知識，故在校時雖多激昂慷慨，以打倒英帝國主義爲己任，而一到畢業，即不能不屈伏於英國政治勢力之下，因彼等除做官外，別無出路．且全印度文字極爲複雜，有七十餘種之多，此亦爲印度教育不易發達之一大原因．

□健而美的體格□

在戶外運動的[illegible]女士Sally [illegible]

政治

再次談政治問題．印度久在英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政權全在英人掌握，即不稱英國殖民地，而由印度會長所統治之地方，亦由最高顧問之英人陰操實權．即如此次開會地點之邁埃沙，政權亦操在英國顧問之手．印人在歐戰中供給英國巨額軍餉，且組織印度兵赴歐助戰，希望戰事結束後英國允許印度自治，豈知戰事停後印人請求直接派代表出席巴黎和會，即爲英國政府所拒絕，以印度非自治殖民地，不能與加拿大等享同一權利．自一九一九年起，印度愛國運動領袖甘地竭力提倡不合作運動，以和平方法抵抗英國，結果全印各地反英甚烈，同時以印度民衆缺乏知識，每每不能遵守甘地和平條件，發生暴動，以致甘地宣告下獄．達斯繼起努力民族運動，達斯死後，印度國民運動分爲二派，一派主張要求自治，一派主張要求獨立，其領袖爲奈爾父子，父爲前派，子爲後派．其後甘地又鑒於印度手紡織工業失業之慘況，努力提倡經濟絕交，以自紡自織，不用英國機織棉布爲口號，英人雖恨之，屢囚甘地於獄，然旋禁旋放．最近英國爲緩和印度民氣起見，派一西孟委員團到印度調查印度究適用何種憲法，全團無一印度人參加在內，致爲全印民衆所反對，到處皆有『西孟請回去罷』之標幟．此爲印度民族運動之一斑，至於將來如何，則殊無把握．

宗教

再次談宗教問題．印度雖爲佛教之發源地，然全印度人民信印度教者約佔七分之六，信回教者約佔七分之一，極少數信基督教者在社會上殊感困難，因印人宗教意見甚深．印度教亦分三十餘派，最高爲婆羅門派，自視甚高，輕視勞[illegible]，每至無法生活時，甯做乞丐而不願工作！各教各派互相排斥，不通婚，不談話，不同食，近讎

稍稍通融，偶或談話同食，然仍不通婚•印度教本爲佛教發生以前之宗教，釋迦牟尼因其腐敗而改創佛教，然佛教雖流行於中國等處，而在印度殊不發達•印度教之舊習盤踞於印人之腦中既深且固，實爲印度宗進步之一大阻力•

華僑　最後談華僑問題•此次赴印經過海峽殖民地（參看文末編者附註）緬甸等處，其政治勢力雖在英人掌握，而經濟勢力實在華僑之手•華僑在海峽殖民地者有一百二十萬人，海峽殖民地之大宗出產如橡皮錫礦椰子，均爲華僑所經營，即日本貨物運銷海峽殖民地者，亦都經華僑之手•此次海峽殖民地華僑排斥日貨，日本方面所受痛苦甚深•華僑在緬甸者亦有八十萬人，多經營商業•二處華僑所設學校各有小學三四十處，中學一二處，頗受英人嫉視•然華僑在經濟上之勢力殊不可侮，即英人亦有無可如何之勢•至於印度情形則大異•英人對於華人赴印者限制綦嚴，除路過者外，凡須在印度上陸者，均須受極苛刻之檢查，且須拘留在監獄中至少數小時•此次中國代表赴會亦曾受此種虐待，故華人入印至爲困難•至今全印度華僑祇有八千人•一部分做皮匠，一部分做木匠，皆知識甚低者•英人也恐華僑之經濟勢力侵入印度，故設爲種種限制；英人尤恐中國之國民黨人潛入印度宣傳黨義，故對於有知識之華人監視更爲嚴重•英人在印度實取關鎖門戶主義，蓋非此不足以永久掌握印度之統治權，故英人實以印度爲對東方之第一防線•

考察所得　此次旅行考察所得，對於中國前途甚抱樂觀•誠以一國民族之存於世界有其必要之三條件：第一知識，第二勞動，第三技能•而中國民族對於此三項實比較緬甸馬來印度三種民族爲優勝•以知識言，馬來最愚，對於十以上之數即不明瞭；緬甸次之；印度人在比較上爲最聰明，然偏於玄想而不切實用•以勞動言，緬甸人最懶•在緬甸本境政治權握於英人，經濟權握於華人，而勞動則又悉爲印度人代勞•每逢農作或收穫每有大批印人到緬甸工作，即在平日緬境勞動之事亦多由印人任之•以技能言，則印度爲最次，一切新式工業除由英國人辦理者外皆不發達，有知識之印度人每多懸想幸福而不從事於事業上之建設，泰谷兒便是他們的代表•惟吾華人知識勞動技能三方面皆能平均發展，故其前途實無限量

望塵莫及的濃厚興味（美國通訊）　李公樸

美人對於娛樂興味之濃厚，誠爲一般國人所望塵莫及•實際講起來，美國人的生活也可以拿『娛樂的生活』來概括牠•他們娛樂的種類大概可分作音樂，影戲，舞臺戲（如中國文明戲及京戲一類，）以及運動，如騎馬，打獵與各種球戲等類，而美人大多數酷愛音樂的情形，據說尤其是這幾年來如同發狂一樣，可說無論男女老幼，雖程度有高下之分，但不喜歡的人恐怕就沒有，因此他們音樂的進步也大有一日千里之勢•日前此城一位最有名的音樂師在學校演講後，曾問及我中國音樂進步的情形，却眞令我慚愧回答•吾僅告以中國有一種古七絃琴，爲音樂中最高尚者，徒以學彈不易，致曲高和寡，惟現在中國提倡研究此種音樂以謀進步者已不乏人，至其他如笙簫管笛及琵琶等則均甚普遍云云•不過提倡高尚娛樂雖是一問題，然使人民生計日趨鞏固，可以增進人民求高尚娛樂之機會，則又一問題•所以在今日中國多數人民衣食不濟之秋，而來談娛樂問題，當然是更困難的事情•

若論起娛樂的眞實性來，却也不是終日嬉戲，不務正業•比方此間各種游戲場所，除星期六及星期日外，在平時午後五六時前之影戲場中，則多數爲女子，而尤以老太太佔多數，普通商人及工人則大多數是星期六及星期日到游戲場中去•我們覺得適當的娛樂也是增加吾人精神思想體力的一種要素，所以在今日之中國雖問題有緩急之分，然提倡高尚的娛樂固亦未可忽視•

公樸寄自姆特倫城•

以上所記均為沈君演辭，其所述印度情形，弱點畢露，足為吾國人借鏡．沈君對於中國前途雖表示樂觀，然以余觀之，吾國人知識缺乏，民生困苦，及政治上所受帝國主義者之壓迫，較之印度實相彷彿．目下國民革命雖告初步成功，然前途困難尚多，吾同胞必須努力奮鬪，以求國際上政治上經濟上之自由平等，則此後對於弱小民族之解放，或可稍有貢獻．否則自己尚不能獨立，對於印度民衆之般般屬望，祇有抱愧而已．謹記之以與國人共勉之．

借鏡

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上海．

編者附註　『海峽殖民地』為亞洲最南端的馬來半島英國殖民地之總稱，包有檳榔嶼，新嘉坡，滿剌加，吉林格攀島，克利斯瑪島，聖保羅島，阿姆斯特丹島等．

我們身心的發育，一半由於遺傳，而一半則操於自己．一人身體之大小形狀及力量能否達到最高之點，視其人能否注意於衛生，運動，食物，睡眠為定．故我們一生的幸福全在自己之能指揮合法，不可不慎．

健康學專家薩景德博士 Dr. D. A. Sargent

十個義父

編者

模範新聞記者朱甫軒先生不幸於去年十月二十日因公積勞，病逝滬上，本刊敬其為羣服務之精神，曾兩次為文哀悼（見本刊上卷第五十及五十一兩期），此外潘公弼先生為他做了一篇極沈痛的傳記（見上卷五十二期），程滄波先生又為他做了一篇極悲壯的祭文（見本卷第一期），想讀者諸君還能記得．他所遺子女各一，女已三歲，子則尚在襁褓中，最近由朱夫人（吳靜雅女士）就先生師友中選請十人，做她的小兒子的義父，以寓協同衛護之意．這十個人是張竹平潘公弼程滄波何西亞錢滄石江紅蕉葉如音金雄伯胡憨珠鄒恩潤．他們睠懷故人，當然都義不容辭的承擔了．於是在三月卅一日晚間他們同在朱寓『就職』，開了一個『義父臨時特別會議』，提出兩個議案．一個是因為那個義子還未題名，由朱夫人提議要請這十個義父題一個名字．彼此討論了許久，決定這個名字裏要有一個『清』字，因為朱先生名沛，有個水字旁，朱夫人名靜雅，靜字有個青字旁，所以用了這個『清』字，兼『水』『青』而有之，足以紀念他的父母．一致通過．隨後從許多擬議的名字裏面，採定『繼清』兩字，寓希望他將來能承繼父母高尚純潔之志以立身而有所貢獻於社會的意思．『中庸』說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宋史』有『仰荷顧懷，敢忘繼志？』語，大家認為『繼』字也很妥切，遂於徵求朱夫人同意之後，作為定案．

第二個議案是這十個義父要和這個義子作一種可資紀念的事情，議決由各人各出若干圓，湊集一筆欵子存於銀行作二十年長期貯蓄，俟這個義子到二十歲時取出，充作一部分正當的用費．也一致通過，並公推胡君憨珠負責進行．

我常說朱先生死後所以令人不忘的，是他生前做人所留的自然結果，是他熱心為社會服務所留的自然結果，決不是倖致的．我知道社會上痛惜朱先生的人很多，所以把上面一樁消息略為報告一下，亦可藉此表示人生雖不能無死，然死後能有生前的待人處己以及盡心効力社會的美德引人追念，雖死何憾？

有趣的紀事

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婚姻（六十四）

鄒恩潤譯述

．孫欽露在他的祖母房裏商定仍將他的小家庭搬回英國倫敦居住的計劃之後，走到自己房裏，看見愛娟女士獨自一人在那裏流淚，問她為着什麼事，她以頭

掩托詞掩飾、並說不願孫看見她這樣的哭臉．孫欽露說道：『我幸而看見了，可以問明緣由來安慰安慰你．』愛靄於嗚咽之餘，輕聲斷斷續續的回答他道：『沒有什麼，不過頭痛使我哭了出來，我現在不再哭了，請你不要難過』．

孫欽露從來未見過愛靄女士這樣哭過，一面用手撫摩着她的金髮，一面很和藹的低聲對她說道：『我的至愛！你心裏有什麼抑鬱，還是讓他哭出來的好，不可鬱在胸中，反而有礙身體．』

愛靄女士平日無不以孫欽露的憂樂為憂樂的，她無時不在留意使孫欽露精神上獲得愉快的，這一天偶然給他碰見了她的哭臉，原怕使他因此發生愁慮，心裏很覺不安，很覺得對不住他，同時又見他那樣溫柔體貼千方百計來安慰她，心裏更軟了下來，好像冰雪遇着火而融化一樣，臉上淚痕未乾，已現出了笑靨；嗚咽尾聲倘在耳際，輕笑之聲已在櫻唇上微發出來．此時她懶洋洋的附着孫欽露的身體，把面孔挨着他的袖子，讓他把她的淚痕擦乾．孫欽露也微笑着趕緊把她摟緊抱着，此時的她好像小鳥依人，倚孫欽露若長城，彼此摟抱無語者久之．

停一會兒，愛靄女士低聲說道：『我的頭痛就要好了．現在已經好得多了．』

孫則低聲答道：『我們一定要趕緊設法把這樣的病醫好！我的「甜心」！你好好的休養一下，今天夜裏好好的睡一夜，我希望我們明天就可以動身了．』

愛靄女士聽到他的末了一句，不禁低聲驚呼道：『動身——』她說出這兩個字之後，好像全身都震動起來了．

孫欽露連忙接着她所說的『動身』之後，替她接下去說道：『——回到家裏去，吾愛，這是我們應該走的時候．』

此時愛靄女士一下說不出什麼話來，她簡直不信她自己的耳朵，以為這是夢境，而同時却又不能自禁的喜形於色，要想掩飾却掩飾不住的樣子．

還是孫欽露先開口，他問道：『你這樣躺了一會兒，身體上覺得舒服一些嗎？』

愛靄女士：『我此時身體已經覺得十分舒服了．』此時他們慢慢兒離開身體，孫欽露的一臂還摟着她的頸肩，愛靄突然笑着問他道：『欽露！你真的預備好動身嗎？不太忽忙嗎？你真的要去嗎？』

孫欽露笑迷着眼回答她道：『真要回去！回到家裏去！回到露資那裏去！』

愛靄很相信孫欽露說的話，至此纔覺得這並不是夢境，是確鑿實在的事情．

愛靄女士將到孫家的時候，全家手忙腳亂的預備歡迎，現在聽見她決計要離開中國了，又全家手忙腳亂的預備歡送．孫家那位祖老太太原來非常喜歡愛靄的，現在想到她就要去了，心裏怪難過的，別的沒有什麼辦法，只得多送幾件珍貴的物品給這個孫媳婦帶去作紀念物，裏面有她生平最珍貴的一串真珠，好幾塊寶石，一個首飾銀盒，上面還有很精美的雕刻，刻着她自己未嫁前的做女兒時候的嬌容．家裏其他的妯娌們也紛紛贈送紀念物，有的送繡品，有的送綢緞，有的送這個，有的送那個，簡直弄得愛靄女士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她領受她們這樣的盛情厚意，心裏異覺得有說不出的感激．

讀者信箱

本欄所發表的來信內容，全由投函者負責．

縈迴腦際已有半年的問題

蔣一

編者先生：我雖對於貴刊成了一個知己已半年，見了不少讀者詢問的信札和懃誠懇的答覆；但是從未見關於談到縈迴我腦際已有半年

之久而至今仍未解決的難題，今天是星期日，特抽暇寫在後面，望您給我一個滿意的答復，不勝幸甚。

我心中常抱着『有實力本事才有飯吃的主義』，『有眞正學問才可立足於社會的思想』，但是不幸從近一二年的經驗告訴我，『有了本領並非就有飯吃』，反是『沒有本領也足以衣食飽暖，或者比有本領的來得好』，『有了學問並非就可以發展自己的懷抱』，反是『沒有學問的倒有比有學問的發展得快』。我不妨舉幾個例子來說。我同班有幾位學友，他們程度差不多，——初中畢業。Y君在某外國銀行當寫字（Clerk），月俸卅六兩銀子。K君也在外國銀行當寫字，並且比Y君資格老，雖則不是同行，却也有二十五兩一月。至於C君呢？說來很可憐！在某洋行當練習生，忙得不亦樂乎，半年只有二十個大銀餅。並且口才又好，比YK兩位本領高強得多。同時Y君告訴我說：『讀書沒有用的，我的地位祇要初小畢業已够了。雖則名義上是外人開設的銀行，非精通洋文不可，早知如此，我高小和初中的光陰眞多拋棄了；否則，現在也許有了六十兩銀子一月，因爲前兩年加俸很快而多，……』他憤慨的態度我祇有一笑付之。K君呢？也如此說法；C君則勸我不必再讀，因爲學非所用，並且嘆自己運命的不濟，常想到Y和K比他優美的地位。我雖不爲所動，但很信任他們說的話，後來注意他們的實際情形，結果不得不根本推翻我從前『有實力本事才有飯吃的主義』。至少也不得不信仰而至於懷疑了。我並非以金錢作人生的標準，也不表同情於YKC三位以金錢爲原則，不過覺得現在教育的腐敗，學非所用，並且替天下不得已的同胞抱不平而已。

從前我常由懷疑而彷徨起來，心中忐忑不定，覺得讀的書不如前日之津津有味的那樣用心研究了。此祝道安。

蔣一魯上。三月廿四號。上海大南門民立中學校。

在政治未上軌道，社會事業未上軌道的國家，懷才不遇或『撒爛污』反而得意的事情當然不能免。但是眞正的事業終須眞正的人才纔擔當得起。蔣君所舉的例是『祇要初小畢業已够』的『銀行寫字』，如果一個人所抱的志向只要做到『銀行寫字』就心滿意足，不希望還有什麽前途，那他儘管『祇要初小畢業已够』了。但試問社會上正當的專門高等職業，如做律師或法官的，總要研究過一番法律，若隨便拉一個人坐上他的位置，行嗎？如做醫生的，總要研究過一番醫學，若隨便拉一個人坐上他的位置，行嗎？如做工程師的，總要研究過他範圍內的專門智識，若隨便拉一個來代他，行嗎？如當教員的，對於他所教的科目總要有相當的研究，若隨便拉一個人來代他，行嗎？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所以我們以爲蔣君所舉的例似不應推翻他從前的信心。有眞正本領的人能否飛黃騰達，也許有一部分要看機會，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有眞有正本領的人會至餓死。

還有一點我們要明白的，在學校裏的智識，不過是一個基礎，入社會後還須加上一番經驗閱歷，所以就是大學畢業，並不能一入社會開始任事，就立刻可將大學裏所學的東西，一齊都用得着，一過不能立刻用得着，就說是白學的；要知道還有應用的機會在後面，不要性急，等你經驗漸深，位置漸高，所經手的事漸漸重要，從前未用着的較深知識也漸漸的用得着了。

況且我們做人只能『盡其在我』。譬如當我們在修學的時候，將來做事機會的有無，不是我們自己此時所能作主的，我們此時所能自己作主的是在學識上有充分的準備，以待機會，以利用遇着的機會。我們此時所能自主的只能如此，就只有在此點『盡其在

我』，其餘賠悲觀，都是徒然消耗精力於無用之地的事情．就是說有了學識還不免有艱於求事之難，難道一無學識的人就保得定有好事情請他去做嗎？這樣一想，便明白在準備學識的時代還是以認眞準備爲正當的辦法．譬如有兩個人，出校後得同一的機會，（即同人提拔他們）試問一個在從前沒有充分準備的人，能比從前已有充分準備的人更能勝任愉快嗎？此時仍是有充分準備的人佔便宜．所以在修學時代有充分的準備總是不錯的．況且在修學時代，自己可以作得主的，也只有積極的從事充分的準備．

豈但學，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都只有『盡其在我』、即如蔣君要求我們給他『一個滿意的答覆』，我們那裏敢說這篇答覆他一定能滿意？也只有盡我們所想得到的，『盡其在我』的答覆他罷了．我們無論何時，無論何事，倘抱定『盡其在我』的宗旨，欣欣然向前幹去，可以省却許多煩惱．　編者．

心慌意亂

王桃華女士

編者先生：我是一個在愛羣女學受教育的女子，去年由父親出八字，表兄做媒人，想給一位某少年（隱其姓名）；聽說他年紀十五歲，同我一樣大小，在民立中學高中一；我的堂兄是與他同學而且同班的，所以我知道他，對於科學方面像幾何代數差不多一些也不懂，去年寒假結束後二學分半個也得勿着；並且性子是不柔和的，面貌我還比他美得多，所以我不願配給他．到今年他們同答說合對了，將要選日子訂婚了，我的爹爹也答應了，這消息我得了就心慌意亂，想不出法子來．假使我反對，那是違抗老父的命，有不孝的罪．編輯先生，我是一個年幼而懦弱的女子呀！謝謝你幫幫我，替我想個好法子．此請撰安．　王桃華上．

這封由郵局寄來的本埠的信，信封上所寫寄者的地址只有『西門王緘』，我們向來對於這類事情的信，恐怕本人覺得有不便公開的地方，都由郵遞復，現在既無詳細地址，筆迹確是女子的手筆，而意思又很迫切，而且不寫地址而要求答覆，也許名字已經是假托的，所以在本刊上答幾句．

算學這一科目，有人性情很近，有人性情很不相近．性情不相近於算學的人，也許相近於別的方面．所以我們不能把此點作爲對方絕對是不堪造就的人．餘如性子是不是『柔和』，以及面貌比得上誰，未曾親自考察過，似乎也不能以『堂兄』的話作絕對的標準．不過對方纔十五歲，他的將來怎樣，似乎很屬茫然；我們以爲須俟男子的學業已成就，將來的趨勢已略有把握，纔可和他訂婚，如此纔可以減少後悔的可能性．所以王女士不願即行訂婚，這一點我們是很贊成的．

這種關係一生重要的事情，王女士要趕緊對父母提出上面的理由，請他們把此事從緩進行，如他們不輕予允納，要大哭大吵的勸他們聽從，不聽不止，同時可多托人從旁勸說，這決不是什麼不孝的罪，幸勿自誤．一方面我們希望做父母的人要自己明白上面所說的理由，顧到自己女兒將來的幸福，不可固執偏見，以致後悔無及．　編者．

一週鳥瞰 三月三十一日（星期日）至四月六日（星期六）

靈覺

□**蔣主席到漢坐鎭**　本星期內國人注意所集中者無過於國內軍事消息．據四月五日消息，西征軍已完全收復武漢，國府主席蔣中正已於是日到漢坐鎭．按三月二十六日中央下令免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等職後，同日下討伐武漢明令，二十九日晨九時四十五分蔣氏即乘楚有艦出發上游督師，由艦隊司令陳紹寬在艦指揮．三十日上午八時抵九江，遂下總攻擊令，鄂桂殘軍往鄂西退却，胡宗鐸陶鈞於四月四日通電下野，蔣氏於五日下午二時入漢，大軍仍向西進搜索殘敵．武漢未遭擾亂，人心已定，長江西征軍事當可結束．惟另一方面據香港得來消息，桂省仍積極出兵，向贛南前進，故今後戰地或將在贛西贛南云．

□**駐粵桂軍全部離開廣東**　陳濟棠於三十日在廣州就國府任命爲廣東編遣區特派員，其通電有仍本愛護和平之素志，治理廣東之精神，以維護廣東治安，促進大局和平云云．據三十一日香港消息，陳通電就職後，駐粵桂軍黃紹雄之第十五軍原有兩師在粵，共有兵八團，即日全部離粵，此爲粵局一重大變化．